

人工智能的威胁

欧阳

前些日子,弈城围棋网突然冒出来一个狂傲的大侠,此君名号Master,短短数日之间,轻易就将当今天下的围棋圣手们挨个勺烩了。各路头顶着乱七八糟荣誉称号的新老大王无一幸免,一时天下猜测纷纭,杂音遍地。等到帷幕开启,原来结果就是猜测的那样,Master君正是阿尔法狗胞弟,于是乎,嚷嚷多时、好不容易稍有歇息的人工智能威胁论立马醒来,重新成为忧天之士睡不着觉的哲学思虑。

懂的,不懂的,大家都在说,专家、道德家甚至还绘就了一些令人恐惧的场景,诸如以破坏、杀人为业的机器人什么的,一些想象力丰富的则开始深刻领会同样勤于胡思乱想的阿西莫夫……一时间“兵荒马乱”的,连不识字的思想家也开始探讨这个“脑残问题”。

不错,所谓人工智能威胁,放眼将来也不太可能成为大概率事件,故而在下觉得这——真的是个“脑残问题”。

客观地说,以狗弟Master大侠而论,夸张一点吧,逻辑运算精准迅速,再加上突破性的非逻辑学习、判断能力,即使完备至极,恐怕距离真正的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担忧什么呢?这些都是说不清楚的事儿,在情绪化的胡作非为学会之前,机器人还需要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感情用事的胡思乱想之间找到平衡,否则一定会崩溃。匪夷所思的倾向是,人们喜欢用“人”的镜像来看待人工智能,这会不会有点幼稚了?

进一万步来看,智能机器确实和人一样有学习、思考、总结、创新,甚至是开会和持续发展能力了,它们也不会像人一样。

实际上,就目前发展状况看,以机器的逻辑理性,即便是膨胀的欲望,必然也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内,而不会像人一般不仅自我感觉高于其他生物,还要想跻身为同类中的极品,为所欲为。没有这些乌七八糟的“文化”遗产,操控、奴役,以至于迫害人类的说法就很难成立。

换一个角度,某天智能合成结构真的把持天下了,它们未必会将您(人)看作什么潜在的威胁,人家钩心斗角地斗智斗勇也会是在“同类”之间,就像人和狗(或者其他低等于人类的生物),您会闲着没事研究与它们逗麽么?既然肯定不会,高级别(也许和人就不是十条八条街的距离了)的智能物种怎么会来和您逗闷子呢?除非您没事想找霉运,比如一只不服人的疯猴子,非要和人争万寿山,那只能是找不自在。

既然是人工智能,兴许出三五个智慧堂吉诃德也是可能的,没事儿找人娱乐自我、开心同类或许会有,考虑到这样的理想太没面子,故而完全不用担心成为寻常的机器逻辑。

至于奴、残害一说更是完全没有道理。现如今,连愚蠢的人类都知道机器人干活更靠谱,也更有效率,最重要的是成本更低廉,“远超过”人类的智慧者会白痴到像人类曾经在黑暗中奴役牛、马一样使唤人么?试想,奴役被心理、情绪扰乱,时不时还会生病,还要吃得好穿好住好的,手足无力,大脑如“猴子”一样的人,而不是自己的类属,这也太弱智了吧?如若真有这样的“机器”,被淘汰那是早晚的事儿。

唯一还可以归类到担忧的境况,就是智能家伙们学得和人类一样了,出现个别觉得自己不起了,喜欢颐指气使的“大人物”,想到罗丹蹲坑模样的雕塑,欲望一下暴增,提起裤子便想着雄霸天下的主。然而就算出现此类大神,柔弱的人们也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它必定是驱使聪明睿智,不如死活,还扛暴力冲击、百毒不侵的弟兄们去实现理想,而绝不会用您这些废物去争天下;想被奴役您也得有资格。

瞎猜乱想那多了确实有点脑残,不过人们将未来的“智能”视若今日之人心、人性的逻辑,倒是让人忧虑;人性之黑暗究竟能达何种程度?这才是应该担忧恐惧的。



买车票的人

舒年

每年1月,春节将至,人们都会发愁,回家的车票在哪里。很多年前,我身边很多人的反应是:找六叔。

六叔不是我家亲戚,只是因为小名叫“六子”,同辈们遂唤他“六哥”,我们自然就跟着叫成了“六叔”。

他也不是车站的售票员,但是总能搞到紧俏的车票。六叔还能办很多事情,谁家红白之事借个小汽车,谁家老人要去医院挂号,孩子要跨片上学,甚至千奇百怪的各式证明,六叔只要拍了胸脯的,都能搞定。

那时候,大抵每条胡同里,都有一个这样的人。

这些人的真正职业,或是提壶卖浆,或是“家里蹲”,在旁人看来算不上有多么体面。(六叔本是胡同口副食品店卖肉的,但在凭票买肉的时代,就算是车站站长想多要半斤肘子肉,也不得不求六叔“刀下开恩”。之后,医院大夫想回老家看亲戚,没票;学校校长的丈母娘住院,没床;居委会主任的儿子想上好学校,分不够……一环套着一环。

后来,副食品店改制了,买肉也不需要票了,准确地说,副食品店都开张了,大超市里要什么肉就有什么肉。但六叔的人脉圈子依然还在,一环依然套着一环。

想一想,《水浒传》里的“镇关西郑大官人”,也就是个客户是“经略相公”的屠户。而六叔与他不同的是,在大家看来,六叔是在做好事。

那时候的六叔,翻盖手机的电话就没停过。他从来不愁吃饭的事情,到了饭点,有的是人请。六叔没有头街,饭桌上一句“我是老六”,足以镇砸半场人。

那时候的六叔,俨然一个成功人士,无学历,非著名。那時候什么东西都能成紧俏货,就连旁边书店进了一批新书,小店员都有些飘飘然,想买到,喂喂喂……

“你这不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啊。”“这事儿办不了。”这时候就需要六叔这样的人出面恩威并施。

时光流逝,近来六叔感觉自己像失业了一样。“需要六叔找人帮你买张票不?”“现在都在网上订票了。”“需要六叔帮你办个护照么?”“现在不用各种证明,拿着身份证就能去办。”“你家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吧?”“就去家门口小学注册了,现在是学区制,周围几所都一样。”六叔很失落,后果倒不严重。

很久很久以前,年幼的我们很羡慕六叔这类人,甚至是那些能和六叔他们说上话的人。如今,长大的我们却希望,走出家门办事情,不再需要六叔这样的人。“其实如果大家都不钻空子插队,事情也就都好办了。”这是老年六叔自己的感悟,老将之人,其言也善。

子杨

每个人的青春和热情都可能在不同的道路上奔跑,殊途同归的是,陪伴、分享、交流与沟通,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渴望并能维持久远关系的实质。

听到自己的声音

每个人的青春和热情都可能在不同的道路上奔跑,殊途同归的是,陪伴、分享、交流与沟通,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渴望并能维持久远关系的实质。

子杨

前两天在家伏案工作时,舅妈突然发来了语音聊天邀请,和母亲聊了起来。听得出来,舅妈又开始抱怨起和舅舅一起生活的诸多不和谐。舅舅当年在国外搞建筑工作,一旦退休回家,夫妻俩就开始因为种种生活细节闹矛盾。不仅是舅舅舅妈,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更是打了一辈子。爷爷80岁的时候,得癌症撒手人世,从此大姑就一边照顾寡居的奶奶,一边埋怨她“气死”了爷爷。

舅舅在国外时,舅妈曾对我们说,人到中年,她的好多同事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心脏方面的小毛病。舅妈说:“同事们都说我没心脏病,就因为我老头儿长期在国外,两个人不拌嘴也就不生气。要不然,我也逃不了。”当时,舅妈就在发愁,舅舅退休回家以后怎么相处。如今,果真不然,舅舅搬到了姥姥家,两个人还是分开住,舅妈问他,用不用她搬过去,帮着照顾老人,舅舅摆摆手,“你来了总管着我,还不如不来。”

身为未婚人士,也到了被人催婚的年龄。父母常对我说,朋友同事之间一开口就问,“怎么还不给你领回家一个?”幸好,父母两人都没有给我这方面的压力,看我独自生活也自得其乐,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一下子冲进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开始接触深奥的哲学、了解到文学的妙处,也如饥似渴地观摩各国的电影经典。当时,每得到一点新知,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同学们交流,感觉到自己每一个学期都收获了那么多知识,好像19岁的自己就会回头指着18岁的自己笑着说,“小孩儿,看看你多么的幼稚。”当然,成熟和成长的路是没有止境的,但那种“知识爆炸”充盈胸膛的感觉,确实是非常真切地需要一个可以分享、能够交流的知己与我携

手同行。记得当时常常与好友抱怨,为什么想和你痛痛快快地聊上一场的时候,你却忙着和女朋友约会玩游戏?你就不能追求一点高尚的东西吗?这个时候,朋友的女友就会浅笑一笑,对我说,“你呀,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了?”

当时,我并不了解那个女孩子的意思,还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现在想一想,每个人的青春和热情都可能在不同的道路上奔跑,每个人都需要消耗青春带来的荷尔蒙过剩。若干年后,某一天,和母亲在散步时,突然看到一群年轻人坐在摩托车上喝着酒,大声唱着歌,有的人还哭了。那一刻突然有些明白,不论是“青春的狗血”或“狗血的青春”,那些发泄不出的激情,与我在深夜被电影感动到痛哭,看小说忘情到击节有何不同呢?其实,殊途同归的是,陪伴、分享、交流与沟通,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渴望并能维持久远的关系的实质。

前一阵看了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之后又找来刘震云的原著小说看,非常喜欢。于是接着又看了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从“论理儿”到“说得着”,刘震云讲了一个最朴素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问题。人活在世,不论生死大事,事业婚姻,还是生儿育女,我们真正能做主的事其实没有几件。小到一顿饭,领导、食堂、同事、父母、配偶的因素可



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
赵春青 画

陶余来

黄山市黄山区西北部附近有一个碧波万顷、湖光秀美的太平湖风景区——太平湖镇。

太平湖四周山峦起伏,翠岗连绵。湖内秀岛错落,星星点点,犹如繁星点缀。踏上太平湖中心湖区观景最佳岛屿之一的八卦岛,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太平牌坊楼,民间相传,历史上的太平其实并不太平,山贼出没,乌烟瘴气,全是因为中间石雕上的两个俗称阴阳二煞的怪物(狮子头、龙身)作怪。它们为争抢中间的一颗龙珠日夜争战,因为谁抢到谁就能化成真龙,因此双方都不肯善罢甘休。当时的玄宗李隆基皇帝闻讯后,非常担心,因为自己是真龙天子,于是御笔写下“天下太平”四个字,制成匾后令一新科状元带到此地,竖立在双怪经常出没的地方,从此再也不见二怪兴风作浪。于是此地连年太平,五谷丰登。

游船在宽阔的太平湖上航行,环顾四面,秀丽的湖光山色美景尽收眼底。太平湖以水见长,水体常年达国家一级标准,被誉为江南翡翠,黄山情侣和东方日内瓦,离开太平湖风景区,沿合(肥)铜(陵)黄(山)

高速驱车往南不到20公里,就进入太平县城,如今的黄山市黄山区政府所在地甘棠镇。等待开饭的当儿,出来溜达,无意间撞见一座巍峨高大的牌坊。

牌坊隐匿于居民区,没有历史介绍,推测建于明清年间。牌坊保存尚可,仍然可以清晰看到精美的“徽州三雕”(砖雕、石雕、木雕),雕刻细腻繁复,有多层镂空效果,亭台楼榭,树木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虫鱼集于同一画面,错落有致,层次分明,栩栩如生。

见我们围着一座牌坊兴致盎然,女老板觉得我们大惊小怪,她介绍说附近还有一处新开发的牌坊群呢。

2013年,黄山区永丰乡永丰村对沿山水库实施水利冬修病险加固工程时,发现了5座古牌坊。牌坊高度均为6~7米,白麻石料结构,构件较为完整。

我们草草吃完,驱车前往。只见5座牌坊呈一字形比肩排列在村口大道旁,远望犹如一列巨大的屏

父亲的树

龚保彦

深冬时节,朔风怒号,天寒地冻,我乘公共汽车回了一趟老家。当天夜里就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早晨还在热乎乎的被窝里躺着,早起的母亲就在老屋后面喊。一听见喊叫声,我急急忙忙穿衣起来,打开门迎着扑面而来的刺骨寒风,踩着几乎拥堵到室门口的厚厚积雪,往屋后走去。一见到水沟边的母亲,她就急不可待地说:“快想办法把你父亲种的这棵树扶一下,不然就要被雪压倒了。”我二话没说,立即转身去柴房拿两根粗壮的结实木棒,几根麻绳,斜撑在地上,同树干绑在一起,牢牢将那棵树撑住。

这是一棵白杨树,是父亲生前栽下的最后一棵树,仅四五年时间,就长得有十几米高,胳膊粗,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春天,我正在家里休假,父亲见老屋后水沟边有一块地方空着,就张罗着栽一棵树。没过两天,他就去集市上买回一棵约一米高、大指头粗细的白杨树苗。挖坑、浇水、施肥,一阵忙活后,树栽好了。小树苗在他精心呵护下,没过多少日子,就发出新芽,长出新绿,一天天长高。引得一只只鸟儿常来栖息在上面跳跃鸣叫。也就是在这年冬天,70多岁

父亲去世了。这棵白杨树于是就成了父亲有生之年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样东西。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都很珍惜,像父亲生前爱它那样,时时刻刻关心呵护着它,希望它尽快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父亲一生酷爱栽树,老家房前屋后空旷阔大的土地上,几十年来他栽的树大大小小有一两千棵。这些树种种类繁多。有香椿树、白杨树、苦楝树、广玉兰、柳树、榆树、桂花树、核桃树、板栗树、梨树、李子树、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杏树、枇杷树,还有柿子树。春天的时候,果树开出的花粉红雪白,在绿叶映衬下,如烟似霞,把古朴的老屋和单调的院落装点得诗意盎然。夏天的时候,广玉兰开花了,那一朵朵白鸽般的花朵,洁白晶莹,玲珑剔透,很是好看;秋天的时候,凉风一吹,缀满枝头的朵朵米粒大的金黄色桂花又开了,从早到晚,不论你走到村里哪个角落,都能闻到一缕缕沁人心神的甜香;寒气袭人的深冬时节,枇杷树又悄然开出一朵朵毛茸茸白中带黄的花朵,给这寒冷孤寂的季节一丝亮色,几许温馨。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的树,曾遭到过灭顶之灾。那时正是全国大搞资本主义尾巴的时期。有一天,一群穿着绿军装的大队民兵,气势汹汹跑到我家来,脸板得墙一样平,指着正在院坝里修理农具的父

亲,口气十分强硬地命令他立即把我家房前屋后所有果树统统砍掉。父亲说什么也不砍,摆下手里活计,气冲冲进到屋里,将门关起来并上锁。他们见没辙,就拿起斧头、镰刀、砍刀,噼里啪啦一阵乱砍。不到一个钟头,房前屋后100多棵碗口粗的树,就横七竖八倒在地上。它们全是父亲上世纪50年代初栽下的,经过20多年成长,正是挂果的好时候,这样无端遭到砍伐,父亲心痛得像自己被人砍伤那般,无声地流了好几天眼泪。改革开放后,政策放宽了,父亲又去集市上买了果树苗,在原来被砍掉果树的位置重新栽上,仅三四年时间,又花开不断,果实盈枝。每年一到各种水果成熟的季节,父亲就去树上摘一些,用篮子装上,让母亲挨家挨户送去。吃着父亲给他们的水果,全村人高兴得像过节一样,直夸父亲是个栽树有果的能手。听着大伙夸赞,父亲脸上露出幸福开心的微笑。

父亲有一空闲,就在这棵树下看看,那棵树下瞧瞧。该砍枝丫的树,他会用斧子毫不留情地砍掉它多余的枝丫;生了虫子的树,他会用喷雾器及时给它喷洒农药;缺乏肥料的树,他会把一担圈粪挑来埋在树根下。每年天冷气炎热的盛夏,正午时分,村里干活累了的人们,常一堆一伙聚集在我家树荫下,说说笑笑,纳凉休闲,消暑去乏。有的晚上干脆就在这里铺上凉席,枕着阵阵林海涛,浴着习习晚风睡觉。

父亲的树,是父亲一生用心血和汗水写在大地上的诗行,更是他生命的延续。人生而有涯,但功业无涯。父亲的树似乎就在无声地向我们诠释着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人生道理。

都能比自己的想法更重要。大到住医院,你的病怎么治,谁来治,能不能治得好,更不是病床上的你可以决定的。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能做的大概就是选择。《我不是潘金莲》里,李雪莲用不断上访证明着自己的意志,她的上访,像一枚官场原子弹。但对她来说,上访却是一个让别人理解她的方式,憋屈化解不了,只有告状才能解气。除了她家的牛,她还想要一个能明白自己苦衷的人的理解。《一句顶一万句》里,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再到吴摩西,一个人找寻自我的路上,名字可以不停地改变,但是他的故事串联起的底层浮世绘的悲欢欢乐,说到底,还是一句“说不说得着”。一个事可能会被说成好几个事,一个事也可能被说成是别的事,若是说得着,这事儿也就不就是个事儿,说得着就是能理解、能沟通、能交流,这最简单的事儿,可能却是最不容易的事儿。

三十而立,看到、听到、读到到一些事,也经历了一些事,越来越觉得自己和自己说得着变得很重要。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不是有个“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被告之“你应该怎么样”。我们活在一个社群里,似乎总是为了别人的目光而生活着。从高中一毕业,我们都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学霸”了,如果不从事专业工作,大多数人的数学、生物、物理、地理都不如中学生,过去应试的那些知识又都还给了老师,甚至

连《古诗十九首》或《荷塘月色》也背不出来了。学了不少,又忘了许多,人生匆匆而过,一旦静下来,却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相处。于是,从小学起,父母告诉你,该学奥数了;从中学起,告诉你,高考是你的目标;上了大学,满脑子都是工作;工作了,结婚、生子、孩子教育,一直到给父母养老。人生像是打怪游戏,目的就是通关,整个过程就如同是上了发条的玩具,不卸劲地快步前行,生怕走慢了一步,来不及冲到终点。

和别人说不上,只好按着别人的套路生活,和自己说不上,就处处与别人较劲。从小到大,我们学习了那么多知识,但是知识有什么用呢?用不上的知识是无用的,不能转化为能力的知识就更没用。过去觉得,自己想说的,如果不说就憋在心里了。现在发现,有了网络,你想说的话,不过是发表在某一个未知的角落,也会有人看到,也会有人了解。若是没有回应,在那个角落里,那句话、那点儿,静静地躺着,它也是你的一部分,完整的、用逻辑组装的一个身体,就像另一个你,它,和你说得着。

我们很怕自己会在人群中掉队,总是用知识、用各种和社会统一的步伐匆匆地追赶上人流的队伍,左顾右盼,却发现,队伍里的人都戴着面具,你和我谁也说不上。于是,你东瞅瞅、西看看,在队伍里来回穿梭,说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却没有得到想要的那句话。最后,还是疲倦地从队伍里退了下来,才发现,整个队伍不是周围三三两两在散步闲逛的人投出的影子,而你,已经忘了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到底是什么。

有的时候,完成一份工作;有的时候,听完一场讲座;有的时候,回味自己的一个梦……年龄稍长,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更爱倾听,而不是那么急着讲述,或许有的时候不急着追赶别人的步伐,才能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只有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才能懂得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才能和自己说得着。

连《古诗十九首》或《荷塘月色》也背不出来了。学了不少,又忘了许多,人生匆匆而过,一旦静下来,却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相处。于是,从小学起,父母告诉你,该学奥数了;从中学起,告诉你,高考是你的目标;上了大学,满脑子都是工作;工作了,结婚、生子、孩子教育,一直到给父母养老。人生像是打怪游戏,目的就是通关,整个过程就如同是上了发条的玩具,不卸劲地快步前行,生怕走慢了一步,来不及冲到终点。

和别人说不上,只好按着别人的套路生活,和自己说不上,就处处与别人较劲。从小到大,我们学习了那么多知识,但是知识有什么用呢?用不上的知识是无用的,不能转化为能力的知识就更没用。过去觉得,自己想说的,如果不说就憋在心里了。现在发现,有了网络,你想说的话,不过是发表在某一个未知的角落,也会有人看到,也会有人了解。若是没有回应,在那个角落里,那句话、那点儿,静静地躺着,它也是你的一部分,完整的、用逻辑组装的一个身体,就像另一个你,它,和你说得着。

我们很怕自己会在人群中掉队,总是用知识、用各种和社会统一的步伐匆匆地追赶上人流的队伍,左顾右盼,却发现,队伍里的人都戴着面具,你和我谁也说不上。于是,你东瞅瞅、西看看,在队伍里来回穿梭,说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却没有得到想要的那句话。最后,还是疲倦地从队伍里退了下来,才发现,整个队伍不是周围三三两两在散步闲逛的人投出的影子,而你,已经忘了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到底是什么。

有的时候,完成一份工作;有的时候,听完一场讲座;有的时候,回味自己的一个梦……年龄稍长,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更爱倾听,而不是那么急着讲述,或许有的时候不急着追赶别人的步伐,才能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只有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才能懂得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才能和自己说得着。

有的时候,完成一份工作;有的时候,听完一场讲座;有的时候,回味自己的一个梦……年龄稍长,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更爱倾听,而不是那么急着讲述,或许有的时候不急着追赶别人的步伐,才能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只有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才能懂得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才能和自己说得着。

有的时候,完成一份工作;有的时候,听完一场讲座;有的时候,回味自己的一个梦……年龄稍长,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更爱倾听,而不是那么急着讲述,或许有的时候不急着追赶别人的步伐,才能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只有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才能懂得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才能和自己说得着。

腊月“慌慌”

何申

腊月,在我的心中,总是有些“慌慌”的感觉。童年时进腊月,家人费心思筹划过年的事,我也坐不住猴蹲狗跳。大人训道:“又没你的事,你跟着慌慌什么!殊不知,我慌慌是——终于可以放鞭炮了!

青年时代,按现在的划分,这个年龄段好长。插队时的腊月,心慌慌,烧火忘了添水,睡觉忘了关门。为何?也简单,春夏秋冬做起来好生不易,总算又到将回城与家人团聚的时候,想见谁,见到谁第一句话说什么,已是腊月梦境中不变的主题。可又不敢表露出来,怕说你不安心、说你贪图城里生活;再就是请假,如何让村干部同意早走两天,这样就可以在家多住两宿。编一点小小的谎言,比如最常用的是“我妈有病了”,即便是再诚实的人,也是要得的。不过,这个小谎也是要提前打腹稿的,没人的时候,自己不定对着墙重复过多少遍。

还是青年时代,成家有孩子了。进腊月的心尤其慌得厉害,因为成了一家之主,身负重担,有些难题是无法回避的。首先是过年总要请一客客,请岳母和爱人兄弟姐妹吃一顿。但这一桌饭菜可不是说做就能做出来,鸡鸭鱼肉,在那时很难买到。每日子就得竖起耳朵,听不到什么,心慌慌,一听说哪里卖什么,也慌慌,还愣着干什么,马上露自行车去买呀!

还慌慌的是:送礼!给长辈送礼。爱人娘家长辈不是很多,但即便只有几位,对收入微薄的我们也是很大的压力。这过年送礼讲求实惠,不是拎二斤点心礼节性的,起码得拿个五斤十斤鸡蛋或者一个猪后臀尖。这些东西,平时我们自己都会舍不得吃。但岳母要这个脸面,我们就得撑着。这个“慌慌”非同一般,甚至慌慌到了紧张与不安……

往事不再提,眼下日子好了,腊月里也慌慌。一是慌慌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呀!年初楼头柳又青,怎么转眼就到了年底。辞旧岁,对我们来讲,就是朝老年又迈进了一步。说句自私的话,多想让岁月的时钟走得慢些再慢些,以便好好品味当下和未来的生活。

二是慌慌过年的宴请。不是请旁人,是晚辈请我们。从年三十就要吃起,一顿又一顿,不去不合适。吃饭也是件很累的事。起碼两个钟头吧,要不停地吃、喝、说。别人说,要认真听,别人不说,你又得说点什么。年三十晚上,就想老两口吃点什么就在家看春晚了,可已定完,需要坐车去很远的地方吃饭。一想,心里就慌慌的,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总让你惦着,心难静。

三是慌慌些企盼的事,比如我们这里新建了飞机场,就想过了年,应该和老伴坐飞机去旅游。过去坐飞机要到北京,现在机场就在家门口,也享受一把女儿姑爷外孙开车到机场接送的滋味。还有高铁,也要建成,而且车站距我家很近,到时候,我们老两口买了票就可以出发,到北京去看大剧场看场京戏……

腊月美好,腊月“慌慌”,不慌慌,就不是腊月。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1月10日,诗人、诗歌评论家、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纪录发起挑战——“我的诗篇”: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全网不间断直播。“挑战不读诗的现代人,挑战观众对诗歌的认知;诗人能否生存?诗歌能否生存?”

自媒体“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国际著名诗人杨炼,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汪涵等多位人士,通过现场、电话连线、视频等多种方式,从各自对诗歌的认知出发,参与了本次在线直播活动。据介绍,聚焦工人诗人的电影《我的诗篇》,于1月13日起在全国公映。本次在线直播是“我的诗篇”综合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1月10日,诗人、诗歌评论家、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纪录发起挑战——“我的诗篇”: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全网不间断直播。“挑战不读诗的现代人,挑战观众对诗歌的认知;诗人能否生存?诗歌能否生存?”

自媒体“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国际著名诗人杨炼,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汪涵等多位人士,通过现场、电话连线、视频等多种方式,从各自对诗歌的认知出发,参与了本次在线直播活动。据介绍,聚焦工人诗人的电影《我的诗篇》,于1月13日起在全国公映。本次在线直播是“我的诗篇”综合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1月10日,诗人、诗歌评论家、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纪录发起挑战——“我的诗篇”: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全网不间断直播。“挑战不读诗的现代人,挑战观众对诗歌的认知;诗人能否生存?诗歌能否生存?”

自媒体“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国际著名诗人杨炼,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汪涵等多位人士,通过现场、电话连线、视频等多种方式,从各自对诗歌的认知出发,参与了本次在线直播活动。据介绍,聚焦工人诗人的电影《我的诗篇》,于1月13日起在全国公映。本次在线直播是“我的诗篇”综合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1月10日,诗人、诗歌评论家、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纪录发起挑战——“我的诗篇”: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全网不间断直播。“挑战不读诗的现代人,挑战观众对诗歌的认知;诗人能否生存?诗歌能否生存?”

自媒体“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国际著名诗人杨炼,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汪涵等多位人士,通过现场、电话连线、视频等多种方式,从各自对诗歌的认知出发,参与了本次在线直播活动。据介绍,聚焦工人诗人的电影《我的诗篇》,于1月13日起在全国公映。本次在线直播是“我的诗篇”综合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